

目前最全面完整反映学术脉络的《永嘉学派丛书》出版 他们的学问犹有活力

本报记者 李娇俨 见习记者 林晓晖



← 《永嘉学派丛书》第一册。徐立望提供。

↑ 《永嘉学派丛书》。(浙江古籍出版社供图)

宋时,两浙之地诞生了恢宏的浙学气象,永嘉学派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

永嘉之学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(今浙江温州)地区形成的,提倡事功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。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,成为浙东学派的代表,同朱熹道学、陆九渊心学鼎足争鸣,构成了中国思想史的一座高峰。

9月16日,《永嘉学派丛书》首发仪式在杭州举行。这套丛书是目前为止最全面、最完整反映永嘉学派学术脉络的丛书,是从晚清大儒孙衣言、孙诒让整理永嘉学派文献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研究整理活动。丛书分成23册影印出版,包括19人35种书,所选底本多为精校本或稀见批注本,为永嘉学派的研究提供系统扎实的文献基础。

记者采访了丛书主编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徐立望,听他讲述这次整理背后的故事。

冲云破雾

徐立望其实一直沉浸在文献整理的氛围中。在开始编纂《永嘉学派丛书》之前,他刚刚完成了《浙学未刊稿丛编》第二辑书志。

2019年8月下旬的某天,当他正在浙江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时,突然接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李景文的电话。对方告诉他,瑞安市社科联要准备出版一套永嘉学派丛书,询问徐立望是否愿意参与。

“我一直对永嘉学派的复兴学者孙衣言、孙诒让父子很感兴趣。”徐立望说。因此,在接到电话后,他没有犹豫,立刻答应了。那时的徐立望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,但成书的过程却一波三折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全力研究,徐立望确定了包括永嘉学派人物、书目及底本的初步方案,并提交给了瑞安市社科联。瑞安方面十分慎重,到了9月中旬,邀请徐立望,还有复旦大学教授吴格、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吴志坚、温州大学教授陈安金和几位当地的学者,讨论成书方案。

讨论必然产生争议。有人认为要以长远计,提出出校勘整理本,并借此培育温州当地的古籍整理队伍;有人则认为点校规模较大的丛书,时间和质量较难保证,还是以影印为宜;还有人希望能综合各大图书馆馆藏资源,

获得更多珍稀本以推进学术进展;还有专家提醒应当重视传统,做好延续前贤的工作……

这样的会议,后来在线上又举行了一次。“大家开诚布公,意见不一,甚至针锋相对。现场没有整齐划一的声音,这样开放的学术交流让我非常感动。”徐立望说。

充分吸取各方意见后,在人物著作版本选择上,徐立望最终确定以“精善完足”为第一原则。这意味着《永嘉学派丛书》要兼顾专业性及普及性,不一味追求孤本,而是抉择各书版本综合考量。

“我所拟定的版本基本都藏在国家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浙江大学图书馆、温州图书馆、瑞安博物馆等各大公藏机构。”徐立望告诉记者,丛书所选底本既有宋版孤本,也有精校刻本,还有罕见抄本,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。多亏了浙江古籍出版社从中斡旋沟通,才保证了各类珍贵底本的获得。后来,古籍社副总编辑况正兵在一次碰面中对他说道:“为获得底本,出版社费了老大劲。”这让徐立望至今记忆犹新。

唯一由徐立望出面联系的,是《浮沚集》的乾隆武英殿聚珍本。这个版本由孙衣言批校并跋、孙诒让批校,非常珍贵,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部。徐立望询问古籍部,能否将这本书予以影印,却被告知图书馆已经有孙氏父子批校本的出版计划。通常这种情况,也代表着借书无望。

不过,考虑到浙大图书馆与瑞安

“玉海楼”藏书的历史渊源,以及出版是为了赓续瑞安丰厚的文化底蕴,古籍部的老师们纷纷支持破例将书籍出借影印。《浮沚集》最终为《永嘉学派丛书》的出版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生生不息

采访中,记者在微信上也常向徐立望请教永嘉学派的相关问题。

有一次,谈及孙诒让在清末所作诗“万里文明空烈火”时,徐立望这样说:“我非常佩服孙诒让。他可以做中国最高深的学问,但又是现代化的先行者、实践者。在他身上,看不到所谓传统文化的腐朽性和落后性。他与现代化是不抵触的,能理性地认识到社会进步趋势,他是真正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学者。”

徐立望主攻近代学术史,并非专门研究永嘉学派。因此,他编纂的《永嘉学派丛书》是从一种独特的近代研究视角切入的。

徐立望认为,后世的归纳总结者也是学派的“建构者”,而学派中的人物反而成了“被建构”的对象。建构者有自己的主观立场,往往被建构的人物,不会和所谓“原貌”一模一样。永嘉学派作为一个“学派”,也是被建构起来的。

将时钟拨回南宋,薛季宣开创了事功之学,陈傅良继之,叶适为集大成者,再由诸多温州士人传承发扬。因今天的温州时称永嘉,永嘉学派也因此得名。叶适生于瑞安,十三岁随父迁居永

嘉,自幼家境贫寒。但他有经国安邦的抱负,力主抗金,还立有战功。当时的一些道家学满嘴仁义道德,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,“以欺世获利”。叶适在《习学记言》中驳斥道,有道德的人并非完全不要功利,而是谋求其利,并将利益让予他人。道德和功利是可以统一的,即为“义利并举”,这也是永嘉学派的重要主张之一。

但在南宋末期,理学官学化,永嘉学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沉寂。“南宋叶适为代表的群体是永嘉学派的建构基础,后世各类相关著作的作者为建构者。而最关键的、完成这个建构的,是黄宗羲、全祖望和清末孙诒让等人。”徐立望说。永嘉学派能再次复兴,跟晚清民国以孙衣言、孙诒让等为代表的瑞安籍学者对相关文献的收集、整理密不可分。

文化的生命力依赖于一代代人的传承守护。因此,选入丛书的除了永嘉学派核心学人的著作,还包括近代学人如孙衣言等人所撰写的永嘉学派学案、学人书目、年谱的稿抄本。“这也是我和纯粹做永嘉学派的学者不一样的地方。”徐立望说。他更强调文献版本的留存过程,学派对现实问题的影响力。这些构成了一个学派的生命力,让它不被历史消亡,直至现在还被世人推崇。

古为今用

我们站在名为历史的巨人肩上。和这位巨人相遇,难免有万千感慨。进入提要撰写阶段,徐立望对版本价值的阐释,及刊刻、流传情况着力颇多。

在整理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五十卷抄本时,徐立望注意到册一末页粘有民国时期馆员夏定域填写的“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简表”,上面写着这本书来源是“萧山单氏遗书”,入藏浙图的年月是“民国二十年”。书籍的扉页还题有“余姚黄梨洲先生校本”。

这些信息居然和黄群1928年在故乡排印本《习学记言序目》跋语中提及的“萧山单不庵先生藏有抄本……又卷第四十七至卷第五十,凡八卷,题为

余姚黄梨洲先生校本”完全吻合。

顺藤摸瓜,徐立望进而发现,近代学者吴虞早在1922年的日记中,就记载他从马裕藻那里得到“单不庵得叶水心《习学记言》抄本,现正手自抄之”的消息。

原来,单不庵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。他1930年病逝后,其藏书被卖与浙图。就在同年12月,蔡元培特意致函马叙伦、沈士远、胡适、马衡四人,告知单氏的藏书下落,称“顷接浙江教育厅长陈布雷先生来函,略谓:‘前承函嘱保存单不庵先生遗书。查是项书籍,共五十三册,于本年五月间存入省立图书馆,并附书目一本……’等语。特此转达,即希察照”。这批珍贵的藏书,在各方努力下,得以安全留存。

书简表上,有些许污痕,但印刷的绿色字体和手写的“民国二十二年”依旧清晰。“这些信息与实物互为印证,令人阅读是书时,触摸到历史的真实,顿生亲近。”徐立望感慨。

今天,永嘉学派依然被推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,它的精神内核与浙江的发展路径相吻合。

“永嘉学派虽然讲功利,但并不‘唯利是图’,他们对事物有着清晰的判断。”徐立望说。

比如在中国近代,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成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历史起点之一。正如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所说,“永嘉之学,教人做事上理会,步步着实,言之必使可行,足以开物成务”。可以说,这种务实思想,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理性所要求的现实精神,与今天的实事求是精神,一脉相承。

从哲学思想看,温州人也深受永嘉学派、浙东事功学的影响。他们强调事实功,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的创业上反映得淋漓尽致。上世纪80年代,他们以小手艺、小买卖谋生,他们走遍大江南北,丝毫不在乎艰难困苦,也不在乎离家奔波。

经过时间的锤炼,永嘉学派已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源泉,铸造了今天浙江人的光荣品格,铸造了见利思义也爱国爱乡的传奇浙商……钱江潮涌,永嘉学派也将如奔腾的潮水,绵延不绝,继续开来。



瑞安永嘉学派馆。

观潮,在古今诗文中

本报记者 严粒粒

到了东汉时期,钱塘潮在文人笔下虽然有了“姓名”,但基本还是“小透明”。王充在《论衡·书虚篇》提到“浙江、山阴江、上虞江皆有涛”,但只说“广陵曲江有涛,文人赋之”,没有说赋钱塘潮。估计那时,观钱塘潮还没有成为风俗。

一两百年后,到了东晋时期,钱塘潮的景观价值迎来了“小高潮”。画《洛神赋图》的大画家顾恺之留下了一首《观潮赋》,夸赞它“临浙江以北卷,壮沧海之宏流”。这是关于钱塘观潮的最早文字记载。

炼丹家葛洪还留下了一个“葛洪观潮”神话,赋予钱塘潮一点灵性。一次,钱塘尉设席请葛洪赴钱塘江口观潮。正举杯对饮时,潮水汹涌而来,观潮人纷纷后退。葛洪笑笑说不要紧:“特来观潮,潮至而不观,转欲避去,此来岂不虚度乎?”说话间,潮水咆哮而来,潮头像是打有魂似的,竟然绕着葛洪走,一点也没打湿他。

又过了几百年,到了文人墨客频出的唐代。钱塘潮越加成了他们笔下的灵感缪斯。

白居易《咏潮》诗云:“早潮才落晚潮来,一月周流六十回。不独光阴朝复暮,杭州老去被人催。”

刘禹锡《浪淘沙九首·其八》挥笔写下“八月涛声吼地来,头高数丈触山回。须臾却入海门去,卷起沙堆似雪堆”的感叹。

与弄潮儿”的名句。徐凝《观浙江涛》的一句“钱塘郭里看潮人,直至白头看不足”家喻户晓。……

纷纷地,一首首佳作跃然纸上,潮水载着诗人的才情,千古流传。《全唐诗》中仅咏颂钱塘潮的诗篇就有近千首。时光走到宋代,钱塘观潮的风俗更盛了,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弄潮活动。

南宋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有详实记载:“每岁八月内,潮怒胜于常时,都人自十一日起,便有观者,至十六、十八日倾城而出,车马纷纷,十八日最为繁盛,二十日稍稀矣。十八日盖因帅座出郊,教习节制水挥,自庙于头直至六和塔,家家楼屋,尽为贵戚内等雇赁作看位观潮”。其时有“不惜性命之徒,以大彩旗,或小清凉伞、红绿小伞儿,各系绣色缎子满杆,伺潮出海门,百十为群,执旗洒水上,以迓子胥弄潮之戏,或有手执五小孩浮潮头而戏弄”。

说的是,从农历八月十一日起,路上就有纷纷车马赶去看潮,十八日时最“堵车”,到二十日人才少点。那时候,沿岸家家户户视野好的屋楼,都被权贵租借过去看潮。还有不怕危险的“玩命之徒”,手拿彩色大旗或者小伞,迎着涛头游泳腾挪。

周密的《武林旧事》也对钱塘弄潮有详细的记载:“善泅者数百,皆披发文身,手持十幅大彩旗,争先鼓勇,溯迎而上,出没于鲸波万仞中,腾身百变,而旗

尾略不沾湿。”脑补一下:数百弄潮儿披头散发,发达的肌肉上尽是纹身,手持大彩旗,迎潮头而上,滚滚浪涛之中,彩旗却不沾湿……

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。当代,世界长跑冲浪冠军英国人斯图尔特·马修斯曾经试图在海宁盐官水域弄潮,但是只在冲浪板上待了11秒就宣告失败。想当年,古时候的弄潮儿可是什么辅助工具也没有。

因为弄潮活动相当危险,经常有人作出无谓牺牲,造成悲剧。明代冯梦龙《警世通言·乐小舍生冤偶》就讲了两个有情人眉目传情之际,差点丧命钱塘潮的故事。

别说一两人,钱塘潮还有“吞兵”的能力。南宋德佑二年二月(1276年2月),元军攻到杭州,因不清楚涌潮的厉害,扎营在江干沙滩上。南宋朝廷窃喜,盼着涌潮到来,把元军卷走,不战而胜。谁知道钱塘潮“失信”了,“江潮三日不至”。弄得南宋以为天助元军,宋王朝气数已尽。想到年年观潮都有安全警示,也是从历史里吸取来的教训。

唐宋以后,钱塘观潮风俗持续不断,直到今天。有关观潮的诗、词、画等作品更是层出不穷。

由于江道变迁,钱塘观潮的最佳地点不断下移。唐宋时,观潮胜地在杭州。地点以杭州凤凰山、江干一带为最佳处。从明代起,海宁盐官成为观潮第一胜地。千百年后,故乡在海宁的武侠小说

大师金庸的作品中,当然不乏钱塘潮的身影。

《射雕英雄传》的故事从牛家村开始,开篇第一句就是“钱塘江浩浩江水,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掠过,东流入海”;《倚天屠龙记》借武当七侠之一的俞岱岩之眼写到了钱塘潮;而描写钱塘潮最为细致的当属《书剑恩仇录》——

“只见远处一条白线,在月光下缓缓移来。蓦然间寒意逼人,白线越移越近,声若雷震,大潮有如玉城雪岭,天际而来,声势雄伟已极。潮水越近,声音越响,真似百万大军冲锋,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。月影银涛,光摇喷雪,云移玉岸,浪卷轰雷,海潮势若万马奔腾,奋蹄疾驰,霎时间已将白振全身淹没波涛之下。但潮来得快,退得也快,顷刻间,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。”

而今,钱塘潮不只是一场景观而已。这片自古火爆的观景之地,开始散发出运动的魅力。

2008年,钱塘江冲浪被列为钱塘江观潮节的固定表演项目,正式打破“冲浪只是一项海洋运动”的大众认知,创造了“内河冲浪”这一独特概念,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内河冲浪赛事。2009年,钱塘江国际冲浪挑战赛诞生了。2014年,中国国家冲浪队成立,开始在钱塘江口开展集训。

从观潮到弄潮,再从弄潮到驭潮,钱塘潮的人文精神价值在不断延续。

书讯

《在田野看见宋朝》

包伟民 等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研究宋代历史的随笔集,作者们来自浙江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浙江省博物馆、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高校或单位。其内容涉及宋代的建筑、人文美学、政治制度、经济发展、市民生活、自然风光、墓葬考古等诸多领域,涵盖了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,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俱全的大众读物。

《水运与国运》

吴鹏 著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该书从大禹治水锻造中华民族早期统一开篇,以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打造中国连接大陆大洋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枢纽地位收尾,内容包括水域历史的发展、水战海战的进程、水利工程的修建、人工运河的开凿、海洋贸易的开拓、海外文化的交流等。作者从水的视角重新解读中国历史,揭示水运起伏与国运兴衰的深度关联。

《本巴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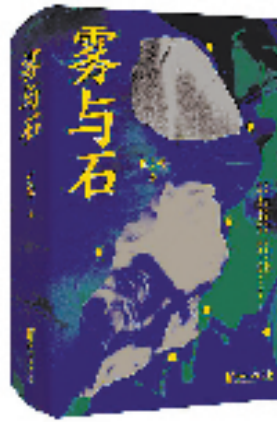
刘亮程 著
译林出版社



小说以蒙古族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为背景展开,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。作者再创作,搭建了一个人活在25岁、没有衰老没有死亡的青春王国本巴。本巴是故事主人公居住地的名字,它的本意为宝瓶,指人与万物的母腹,形似宝瓶的母腹是每个生命的故乡。

《雾与石》

王立云 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浙东海寇猖獗,围绕是否“禁海”,各方势力展开角逐。小说讲述了浙东一处名叫石街的地方上,富商林家及其世交伍家在动荡复杂的局势中左右轴心,徒劳抗争,涉及士绅、富商、儒生、平民、传教士、官吏、匪徒等多个阶层,探讨了封建晚期的中国何以在惨烈的内耗及守旧思想的钳制下,错失融入世界大势的机遇。